

遠山

「就是這裡，」王子一邊歪著頭，一邊皺眉想著，「終於走到這裡了。」

遠遠看去，黑陰陰的天空下，有座又大又舊的城堡，城堡大門前，站了一個又矮又醜的王子，王子身邊有匹高大而溫順的紅色駿馬，馬兒亮眼的外型，與王子的不起眼形成強烈的對比。「該繼續往前走嗎？」王子摸著馬兒頭上的鬃毛，不經意的詢問著。

馬兒嘶嘶叫了兩聲，就地蹲了下來。王子溫柔的對馬兒說：「你也累了啊？我也累了，那就先在這裡休息吧！」

馬兒又嘶嘶的兩聲。

王子席地而坐，解下腰上的水壺，喝了口水，也倒些水給馬兒，對馬兒說：「去找些東西吃吧！然後好好休息，不要跑太遠。」

接著，王子雙手枕在腦後，平躺在地上，觸目所及的景色，淨是黑壓壓的烏雲，低低的，一層一層重疊著，好像隨時會下雨，又總是下不來。空氣異常濕熱，使得王子的盔甲裡充滿臭味四溢的汗水，但是這一路以來的危險，讓他不敢貿然脫下護身盔甲。「要忍耐，」他想起了母后對他說過的話，「忍耐，是爲了更重要的東西。」

在這之前，第一次出遠門的王子已經通過無數的考驗：他從溫暖舒適的城堡出發，長途跋涉過遼闊的沙漠、陡峭的岩壁、與荊棘滿佈的叢林，每一段旅程，都在他瘦小的身軀上留下了證明—那些驚險的記憶，與他手上、臉上的斑斑疤痕。

「受傷的時候還真痛呢！想不到這麼快就好了！」王子摸著他的疤痕時，一邊想著。王子並不在乎他的臉上多了幾道疤痕，相較於在沿途上看到那一堆堆的白骨，能夠走到這裡，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事情了。

王子回味著這趟旅程中遇到的點點滴滴，不知不覺，腦袋又浮現了阿娣的臉龐—

當時，王子正步履蹣跚騎的在馬背上緩步前進著。太陽很大、空氣很乾，而且隨時都會有可怕的沙塵暴發生，已經筋疲力盡的王子，只能漫無目的的行走著。他已經好幾天沒吃沒喝，水壺和背袋也都空空如也—

無論如何，他都無法再向前走一小段路程了。

正當王子徬徨無助時，他看到了前方有群羊正在吃草，當馬兒走到羊群附近時，王子迷迷糊糊的摔下馬來，昏了過去。

王子醒來時，發現自己躺在一個帳篷裡，由一位女子一手抵著他的背，一手徐徐餵他喝藥，「不要亂動，」女子說，「把藥喝了，然後乖乖休息。」

王子聽了她的話，把好苦的藥都吞進肚子裡。

「我叫阿娣，」女子說，「是我把你救回來的。」

阿娣一邊說話，一邊拿起碗往外走，「你也是爲了城堡裡的公主而來的吧？」

「嗯。」才發出一點聲音，王子就已經虛弱到沒力氣開口，他想再多問些什麼，阿娣卻向她搖搖頭說：「不用擔心，馬兒我已經替你照顧了，你現在需要多休息，不要說話。」

王子這才放心的躺下來，過不了多久，又昏昏的睡了過去。

再醒來時已經是半夜，王子睜開眼睛後，好不容易撐起身來，看見把床讓給自己的阿娣，正躺在地上靜靜的睡著。他悄悄起身，用最低的音量走下床，舀一碗水缸裡的水來喝，然後坐在床邊，細細環顧這個小帳篷：

除了床、水缸、幾個鍋碗瓢盆、與王子自己的盔甲行李之外，帳篷裡什麼都沒有，甚至連最簡單的桌椅都缺乏，這固然不能與皇宮裡的擺設相提並論，就連尋常老百姓家的狀況都比不上。「竟然有人這樣活著，」王子心想，「我怎麼都不知道？這世界上竟然有人連張桌子都沒有！」

然後王子的眼睛停留在阿娣身上：

阿娣與他在皇宮裡所看到的女子不太一樣：她沒有烏黑的長髮、漂亮的五官、清瘦的身材；她被太陽晒得黑黑的臉上，佈滿了因爲風沙磨蝕而刮出的紋路；身體則因爲長期趕羊與搬運重物，顯得有些健壯。

過一會兒，阿娣醒了過來，看到起身坐在床邊的王子，便問道：「比較好了吧？」

王子點點頭。

阿娣說：「本來我們已經要離開了，不過碰巧遇到你，就多待了幾天。幸好有待下來，你知道嗎？我從來沒在沙漠中看到彩虹，前幾天下雨了，我看到天空上一道一道彎彎的、七彩的東西，看了好久，才想起來，那就是小時候媽媽跟我說過的彩虹。」阿娣說到這裡，笑了起來。

雖然她長得不漂亮，但看著她，就能讓王子心裡充滿溫暖。

阿娣繼續對王子說：「不過真的不能再停留下去，你的馬兒和我的羊群都沒有草吃了。所以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明天就得離開。我知道你的目的地是城堡，但你現在還很虛弱，一個人去城堡太危險了。要不你就先跟著我走，把身體養好後，再去解救公主，這樣好嗎？」

阿娣商量的語氣中，帶著一種溫柔的威嚴，讓王子無法拒絕。王子想了想，便微微點頭表示贊同。

「睡吧！」阿娣說，「明天一早我們就得出發。還有，我怎麼稱呼你？看你的裝束，應該是個王子吧？我頭腦不好，不太會記別人的名字，我就叫你王子好了。」

王子又點點頭。

然後阿娣轉過身，不一會而又呼呼大睡起來；王子聽著外頭羊兒的叫聲，一邊想著這幾天的遭遇，怎麼也睡不著。

隔天早上，阿娣熟練的拆掉帳篷、趕起羊兒；王子則牽著他的馬匹，跟在阿娣的後面走著。

「看到那座山了嗎？」阿娣指著遠方雲霧中的一抹山脈，「那座山叫作『遠山』，你要去的城堡，就在遠山後方。」阿娣說，「現在我們就是要往那個方向走，遠山附近的雨季要來臨了，到時羊兒就會有足夠的水草，不必像現在這樣捱餓。」

「你與你的羊兒一直是這樣到處流浪的嗎？」王子問。

「不是的，」阿娣回答，「本來遠山的山腳下有個湖泊，湖邊一年四季都是綠油油的草地，我和爸爸、媽媽就住在那裡，倚著湖放羊。」

大約在我五歲那年，不知哪裡來的謠言，說湖底有批價值連城的寶藏，結果好多人來尋寶，寶藏沒有找到，卻把草地踏禿了、湖泊挖乾了，讓原本的綠色草地都成了沙漠，只有在雨季來臨時，大地才會長出一點點的青草。

我們沒辦法繼續在那裡定居，只好到處流浪，尋找水草過活。後來，爸爸媽媽都受不了辛苦，相繼生病過世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。」

「不過這都過去了，」阿娣天真的說：「現在有羊兒陪著我，我高興時就唱歌給羊兒聽、難過時就跟羊兒說心事，我還有整片的天空，每天晚上，我看著滿天星，就好像看到了我的爸爸媽媽，我知道，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。」

聽到這裡，王子停下腳步，愣愣的看著阿娣的背影—與自己比起來，阿娣的際遇實在坎坷太多，但他卻沒聽到阿娣說過一句抱怨的話。

王子覺得好羞愧，與自己年齡相仿的阿娣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才自食其力到今天；而在錦衣玉食的環境中成長的王子，卻總不知天高地厚的埋怨著生活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阿娣問，「怎麼不走了？累了嗎？」

「沒事、沒事。」王子回過神來，應了兩句，繼續拉著馬兒快步前進。

後來的幾個月，牽著馬匹的王子，與趕著羊群的阿娣，便在前往遠山的路上相依為命。阿娣非常能幹，從打獵、架帳篷、檢柴火，到縫衣褲、煮三餐，各式各樣的工作，她都能夠一個人完成。而王子跟在阿娣的身邊，一邊學一邊做，過不了多久，王子的身體不但恢復健康，而且變得更加強壯了。

每天晚上，當羊兒都睡著之後。王子與阿娣就會在滿天星空下，天南地北的聊著，常常，兩人聊天聊到天亮了，都還不覺得疲憊。

這天，兩人如往常一般生火煮飯，飯後，兩人坐在火邊閒談。

阿娣問：「爲什麼你要去那個城堡呢？就因爲你是王子，你就得要打倒巨龍，把城堡裡美麗的公主救出來娶爲妻子，是這樣嗎？」

王子回答：「我根本不知道城堡裡的公主長什麼樣子。我這趟旅程的目的，並不是爲了你說的公主。」

「那是爲了什麼呢？」阿娣問。

「爲了證明自己。」王子說，「父皇所有的兒子裡，我是年紀最小的一個。從小，我就長得又矮又瘦，總是被哥哥們欺負、被瞧不起。有一次，父皇帶著我們打獵，

走到森林外時，父皇遠遠的看到了一頭大黑熊，拉開弓箭一射，就把黑熊給射倒了。」

阿娣聽到這裡，忍不住說：「真了不起！我爸爸媽媽說，只要看到黑熊的身影，就得趕緊離開，沒想到你的父皇一下就把黑熊給射死了！」

「是啊，我父皇很了不起。」王子幽幽的回應阿娣的，看起來不太開心。

「怎麼啦？」阿娣問，「又不舒服了嗎？」

王子搖搖頭，繼續說道：「父皇射死黑熊後，我跟著哥哥們一起到森林裡看那頭倒下的熊。我看到中箭的黑熊一邊流著血、一邊掙扎，怎麼樣都高興不起來，我覺得父皇其實做錯事了，我們卻在為他歡呼。於是我躲得遠遠的，不再往前走。哥哥們發現我停住了，就笑我是膽小鬼，說我看到流血就害怕。」

說到這裡，王子的語氣開始顯得有點顫抖，「接著父皇朝我走過來，摸摸我的頭，對我說：『告訴他們你不是膽小鬼，那裡還有兩頭小熊，來，你把其中一隻給殺了。』然後，父皇把他專用的弓箭交給我，然後用手指著黑熊屍體附近，那兩頭小熊的位置。」

我拉開弓箭、瞄準其中一頭小熊，卻不經意瞄到了大黑熊的流淚的雙眼。我知道自己絕對不能在這時候心軟，因為所有人都盯著我看——父皇、哥哥們、大臣、還有許多士兵，所有人都等著手拿弓箭的我，等我證明些什麼。」

「你還是下不了手？」阿娣問。

王子微微點頭。

「我丟下弓箭，一邊哭、一邊跑掉了。」過了好一回兒，他才又繼續說道，「從此以後，皇宮裡所有人都瞧不起我，就連父皇見到我，也只是搖搖頭就轉身走掉，再也沒有和我說過話。所以當我聽說了關於公主被囚禁的事情後，就決定要來試試看，我要告訴大家，經過這些年，我已經不是當初那個懦弱的小孩了。」

王子說完之後，兩個人都沉默了，只聽到羊兒的叫聲，填補星空下的安靜。一直到夜已深，才不發一語的回到帳篷裡就寢。

隔天早上，兩人又向遠山前進，在後來的路程裡，他們仍然每天晚上談天說話，卻都對於王子那晚說過的事情去決口不提。

終於，兩人來到遠山山腳下。

「真是壯觀！」王子說，「遠看起來像衣帶一樣的山巒，近看竟然這麼雄偉！」

「以前這裡的景色更迷人，」阿娣一邊說，一邊指著前方僅剩淺淺水層的湖泊，
「在湖水還是滿滿的時候，這裡總長滿青翠的草地、和五彩繽紛的野花！」

「真的啊！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看到那樣的美景？」王子說。

「如果你留下來，說不定就看得到了！」阿娣回答。

王子忽然明白，走到這裡，就代表著他要與阿娣分開了。王子望著眼前的阿娣，想到這幾個月來的日子，心中湧起一股不捨。

阿娣轉過頭來望著王子，緩緩說道：「就這樣了，這裡就是遠山，我只能陪你到這裡。」

王子心裡好難過，可是他一點辦法也沒有，爲了證明自己、爲了實現諾言，即使再怎麼不願意，他都必須往前走。

「你還是得離開我，只因為我不是美麗的公主。」阿娣忍不住哭了出來。

「我也不是高大英俊的王子啊！」王子輕輕的說，「無論如何，我都必須完成這段旅程。」

「你終究是王子。」阿娣說。

咩咩叫的羊群，徐徐吹來的清風，即使頭頂上的滿天星斗已經換成了朝陽，對望無語的兩人，卻好像又回到那個沉默的夜晚。

突然，陣陣風沙席捲而來，眼前的景色瞬間被滾滾黃沙蒙蔽。王子拉著馬匹趴下身來，在狂風呼嘯聲與羊群的呼救中，王子聽到了阿娣大叫了一聲！

王子心中感到萬分焦急，一邊喊著阿娣的名字，一邊努力想要站起來，卻怎麼樣都無法抵抗狂風吹拂！

終於，風沙漸漸退去，王子以最快的速度爬起，滿身沙粒都來不及清理，就四處

尋找阿娣。

「王子……。」阿娣的聲音從一個沙堆中傳出，王子趕忙過去，將沙堆挖開——是阿娣，全身是血的阿娣。

「阿娣……，」王子將阿娣抱了出來，一邊語無倫次的問著：「你怎麼會這樣？阿娣怎麼會這樣？」

「是龍，」阿娣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說：「城堡裡的龍，來警告你了。王子，你不要去好不好？我看到那條龍了，你打不贏牠的。」

「阿娣你不要說話，我馬上給你擦藥……。」王子一生從未照顧過任何人，即使是在沙漠中，也一直受到阿娣的照顧，可是也不知道哪裡生出的力量，他心中陡然變得無比沈靜，他知道，這是必須承擔責任的時候了。

王子抱起阿娣，鎮定的走向散落一地的行李，打開藥包，小心翼翼的將藥材敷上阿娣的傷口。

可是一切已經來不及，阿娣沉沉睡去，再也醒不過來了。

王子想起阿娣那個夜晚對他說過的話——

「我覺得你很勇敢，」那天深夜，睡在地上的阿娣突然對王子說，「我覺得你很勇敢，欺負弱小不叫勇敢，真正的勇敢是，即使自己受傷，也要保護弱小。你才是兄弟中最勇敢的一個。」

王子聽到了，卻假裝熟睡，沒有作聲。

王子覺得好傷心，前所未有的傷心——

此刻，他才知道什麼叫做「失去」，他已經失去阿娣，永遠的失去了，跟這比起來，以前受到的委屈都不算什麼。

然後，王子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：「我要殺了龍！我要殺了那條龍替阿娣報仇！」

王子將阿娣安葬，把羊群趕到水草最多的地方，收拾好行李、讓馬兒吃飽，跨上馬匹，大步的踏進遠山，往城堡的方向前進。

接下來的日子裡，王子與馬兒跳躍過無數陡崖、行走過深淵峭壁、踏過夜裡狼嚎四起的黑森林、劈砍過一層又一層長滿倒刺的荊棘，終於，他們抵達這個傳說中的城堡。

平躺著的王子，看著眼前密佈的烏雲，心中翻攪的記憶，也跟著沸騰起來——

「衝吧！最後一段了！我支撐了那麼久，走了那麼長的路，就是爲了今天、爲了此刻！爲了阿娣、爲了自己！」

王子喚回馬兒、跳上馬背、一路往城堡疾奔！

「碰！」王子撞開城堡大門，提起疆繩，騎著馬兒飛躍過護城河，然後他看到了龍——那條令他失去阿娣、讓他夜夜惡夢的巨龍，正盤旋在城堡的屋頂上，虎視眈眈的望著狂奔而來的自己。

王子煞住馬兒，與遠方的巨龍對峙著，他這時候才有機會好好的打量這條龍：龍頭上一對鋒利的角、巨大的嘴裡鑲滿著寒氣逼人的兩排牙齒、一身黑亮的鱗片與四肢上銳利的龍爪，都再三證明了阿娣的死亡正是巨龍所爲！

正當王子猶豫時，巨龍陡然飛上天空，朝著王子急衝，一轉身，爪子就往王子身上甩了過來！王子右手拔起插在腰間的劍，猛力一砍，竟然就把龍的爪子削去一截！

王子這才發現，自己手上所持的，竟是父皇的寶劍！原來，父皇終究擔心兒子的安危，把他的劍偷偷調包，只希望他一路平安。

王子信心大振，奮力砍殺，每一次王子刺向巨龍，龍身就多出一道傷口，最後，巨龍受不了攻擊，摔了下來，在地上痛苦的翻滾、呻吟著。

王子驅馬向前，準備給巨龍致命的一擊，卻發現巨龍淚水汪汪的雙眼，正望著城堡頂端——

王子抬頭一看——啊！那裡有三條小龍，正無助望著這邊的悲劇。

王子好像明白了什麼，接著，他收起寶劍，牽過馬兒，調頭就要走了。

「你不打算殺我了嗎？」這時，氣若游絲的巨龍竟然開口了，「你不是爲了殺了我、拯救公主而來的嗎？」

王子搖搖頭，對巨龍說：「本來是這樣，但現在那都不重要了。」

巨龍哭了出來，牠一哭，天上的烏雲驟降成雨，不一會兒，天空放晴了。

陽光下，巨龍娓娓對王子說：「我們原本住在遠山邊的湖泊裡，可是你們破壞了我們的家園，我們一路躲，好不容易找到這個人跡罕至的地方，你們又要爲了同樣愚蠢的傳言趕盡殺絕。你知道嗎？湖泊裡根本沒有什麼寶藏，城堡裡也沒有什麼公主；這個城堡，就只是一個連活著的希望都沒有的地方！」

王子說不出話來。他以爲會恨眼前這條將阿娣帶走的龍，但他沒有，他只覺得懊悔。他想到了這一路上，當他掄起斧頭砍過荆棘時，一叢又一叢荆棘所發出的悲鳴、一窩又一窩老鼠飛鳥驚惶的眼神，因爲他心中燃燒的恨，以及那無謂的自尊，他失去了阿娣後，也失去了自己。

王子拿出包裹裡的藥，一點一點爲巨龍治療，就像當初替阿娣上藥時那般細心沉靜。然後，他將巨龍拖進城堡，自己也住在城堡裡，一直待到巨龍身上的傷勢完全康復，才放心離開。

五十年後，王子早已成了受人愛戴的君王，在他悲憫的統治下，遠山山腳下終於重新湧出泉水，爲阿娣長眠的地方，灌溉出一望無際的芬芳。